

美国领导人 讲话技巧

POLITICAL T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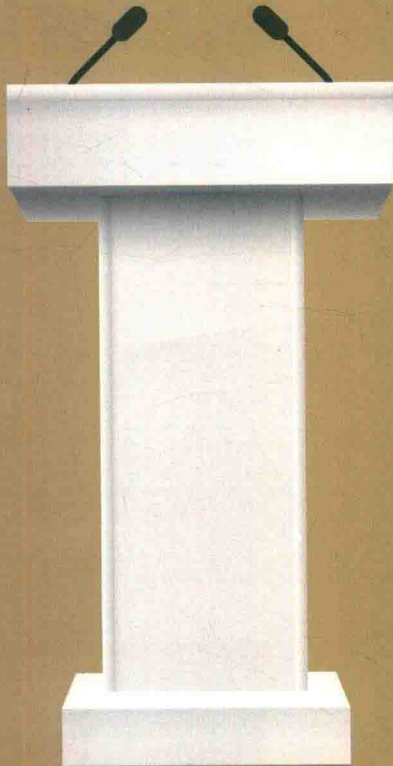
[美] 哈特 (HART, R.P.)

[美] 奇尔德斯 (CHILDERS, J.P.)

[美] 林德思 (LIND, C.J.)

著

袁明 刘应诚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美国领导人讲话技巧

[美] 哈特 [美] 奇尔德斯 [美] 林德思

著

袁明 刘应诚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领导人讲话技巧 / (美) 哈特 (Hart, R.P.), (美) 奇尔德斯 (Childers, J.P.), (美) 林德思 (Lind, C.J.) 著; 袁明, 刘应诚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5-2651-9

I. ①美… II. ①哈… ②奇… ③林… ④袁… ⑤刘… III. ①领导人员—语言艺术—美国 IV. C9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1422号

Copyright Political Ton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5178 号

Copyright 201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2013.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书 名: 美国领导人讲话技巧

作 者: (美) 哈特 (Hart, R.P.), (美) 奇尔德斯 (Childers, J.P.), (美) 林德思 (Lind, C.J.)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刘晴晴

封面设计: 观止堂-李 滨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63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651-9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对语言的理解

第一章 政治语气的奥秘 · 003

第二部分 社会力量

第二章 多样性与容纳的语气 · 027

第三章 党派之争与平衡的语气 · 053

第四章 现代性与紧迫的语气 · 081

第五章 机构与自信的语气 · 097

第三部分 个人的力量

第六章 丑闻与弹性的语气 · 115

第七章 复杂性与谨慎的语气 · 133

第八章 缺乏经验与睦邻的语气 · 153

第九章 野心与离题的语气 · 171

第四部分 语言之外

第十章 政治语气的可能性 · 191

第一部分 对语言的理解

第一章 政治语气的奥秘

人们说话时给别人留下印象，亘古如斯。在生命开始的头两年，我们学会怎样说话讨人喜欢和使人不悦，即使就会说那么寥寥几句。光阴荏苒，人际关系有了发展，词汇得到丰富。到了成年，我们已经成为修辞的艺术家。那时，我们掌握了语言的引导潜力，可以用较少的话做更多的事。同样，他人的话语也影响着我们。他们的话可以治愈我们灵魂，也可以摧毁我们灵魂，亘古如斯。

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政治：一个施展丰富语言的竞技场。野蛮的话，消极的话，安慰的话，鼓舞人心的话；大众的话，新杜撰的话；法律用语，金融术语，模棱两可的话，暗示语等。这也使我们学会对词语仔细地鉴别：“尖刻”这个词属于茶党，巴拉克·奥巴马适于“保守”一词；而格伦·贝克的明显标志就是前瘾君子：自我菲薄为之长项；基斯·欧伯曼令人讨厌的是他擅长的花言巧语，而不是他从前当体育播音员时的妙语连珠；纽特·金里奇遇事“武断”，莎拉·佩林则“浮躁轻狂”；乔·拜登说话冗赘啰唆，导致一些人对他失去了信任；南希·佩洛西“冷淡”，哈里·里德“慈祥”；麦克·哈克比“和气亲民”，米特·罗姆尼“繁缛官僚。”对言词敏感美国人——绝大多数——每天都在这样的观察，但却

无动于衷。

本书，我们对上述现象不再置若罔闻。我们搜集了大量美国人的话语样本以确定语言如何对他人的感知产生影响。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国家政治上，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可以展示出一幅令人颇感兴趣的画面。我们给出一些机构对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和莎拉·佩林的分析和案例，因为这4个人特别擅长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但是，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我们一边斥责他们一边又感到他们不可抗拒呢？为什么我们在如此冷漠的人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呢？为什么政治家一敲门，我们就去开呢？

在他们的利己主义更加春风得意之时，作者把本书视为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其中一本书的续篇，这本书名为《政治意识形态：为什么美国普通人都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作者罗伯特·莱恩。在书中，莱恩对居住在“伊斯特波特”城镇的15名普通市民进行了一系列详尽的采访，设法套出平时美国人的政治精神，他发现，很大程度上，他们忠于这个国家，宽容自己的同胞。他们相信机会平等而不是集体主义，他们相信公正而不是控制。莱恩说，这些信念在城镇、乡村、教堂、工会以及家庭中的人员关系网里得到巩固。莱恩认为这样的信仰不是凭空而就而是一天天逻辑论证的结果。

莱恩对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感兴趣，而我们想要了解他们对社会的印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本可以问及人们对某个政治领袖的看法，并使用各种调查工具记录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原因如下：（1）问卷调查经常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很少思考的问题，从而倒把他们希望了解的人给“污染”了（2）问卷调查，即使是最好的，也会把诸如医疗保健、人权、税收政策等复杂问题弱化为很小的问答题，丧失了广度和深度（或许在汇总调查时例外）（3）调查人员限定受访人对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方式（“同意”“强烈同意”），因此，迫使受访者进入回答的模式，而不是自己的选择。尽管有这些限制，调研还是已经让我们领会关于政治生活

的大量事情。

这里，我们追溯政治对词语世界的认知。我们这样做时，尽量不做过度地限定，因为词语在生命过程中只起到部分作用。人们还受成长的环境、选择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还源于记忆和期望、源于生活的突变、源于各方面的压力以及媒体的宣传。

由于这些影响力的存在，人们很容易忽略词语的作用。如果评论家肯尼斯·伯克是对的，这样做将是愚蠢的，因为词语恰在我们使用它们时利用我们。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词语，这里我们将查看一个大数据集（约3万个文本）并追溯政客、媒体和普通市民是如何表达自己想法的。我们试图通过寻找其语言行为根源的方式查明一个特别微妙的东西——政治语气。这样做，我们会想起早已忘却的件件生活小事：一位母亲的说话声是怎样表达她心情不好；为什么一位高中老师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开怀大笑，而另一位却让我们坐得笔直；一位面试官所选择的古怪词语是怎样表明我们在面试结束以前就已经失去那个职位。人到了成熟时，已经成为使用语气的专家。不过专家们又是怎样的呢？

语气这个词无处不在

在英语词汇中没有几个单词比语气这个词更神秘。就连解词巨著《牛津英语词典》似乎也被这个概念弄得名声扫地，该词典给这个词11个定义，分3大类，由此衍生出21种不同的理解。非专业的词典编纂者就更说不清楚了。商业领袖谈到为其机构设定合适的基调，孩子们被告诫用错了语调。20世纪50年代中，驾驶一辆两种颜色的轿车被认为是一种时尚；数年以后，他们的成年孩子寻求一种健壮的体格。在其他方面，一位评论者写道，电影的“格调最好的是温和，最差的是自鸣得意”而《美国偶像》真人秀的尖刻批评家西蒙·考威尔喜欢告诉选手：“他们是乐盲。”

语气无所不在，尽管没有明确的概念，但这并不阻止人们使用它。警句家梅森·库利断言，“道德语气越高，演讲者就越值得怀疑，”而杜鲁门·卡波特发出嘘声，“他那平静的语气强调的是对他回复的怨恨。”前纽约市

市长埃德·科赫只是告诉我们“语气和文本一样重要”，但没说这是什么意思，而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推测，“我们不是被可以分析的论点说服的，而是被语气和脾气说服的。”百老汇喉音明星哈维·菲尔斯坦开玩笑说，“平均来看，声音 70% 像语气，30% 像噪音（而我的声音）95% 是噪音”，但妇女参政权论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非常严肃地宣称“教会关于女性教义的全部语气极为轻蔑和低下。”

历史上，首次提及语气这个词是与声音有关。已知最早把这个单词用于英语的事例之一是 14 世纪的神秘主义者，英国汉波尔市的宗教作家理查德·罗尔，他安慰正直的人们，说他们会在天堂里听到“甜美音调的音乐”。如今，音乐家还在谈论音调和无音调、诗朗诵和十二个音调，似乎在说明什么。《哈佛大学音乐词典》给语气的定义是“一种有明确音高的声音，”这个定义似乎足够清楚，直到人们听见语言学家也使用了这个词。他们宣布，“如果单词的音高可以改变其含义”，那么，文字就已经被涵盖在声调语言之中了。语言学家谈到语调——用音高表示意义的区别，还谈到单词如何重读并由此创建全新的含义。

尽管这种说法模棱两可，但有一件事情始终如一：语气这个单词影响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对这种关联的早期讨论可以追溯到两位欧洲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谢里登。卢梭，在他 1781 年写的《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体现了明确的思维跳跃，从音乐到语言，又到劝导，他注意到“语言没有发音和声响，所以它的丰富内涵减少了一半；它能转达想法，这是真的，但是为了表达感情、影像，它仍然需要一个节奏和音响，即旋律”。进一步而论，英国作家谢里丹在他 1762 年的《雄辩术讲座》中辩称语气就是人们如何互相分享“真正体现的感情”。

所以语气既是说的也是听的，是口语也是书面语，是语言也是非语言。它还表达视觉。艺术家使用这个词来解释颜色的细微区别，色调“就是通过将具有浅色和深色的颜色进行各种变化而形成的。”反过来，视觉色调又被称为有价值，“我们区分浅色和深色就是依据这个特征，如浅蓝色和

深蓝色”。在艺术界，色调与人的感性经验相关：“任何图片必备的浅色和深色区域——广泛的色调模式——所构成的画面通常最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直接说明图片的基调和内容”。语气存在于艺术。语气存在于音乐。语气存在于语言学。语气也存在于社会学吗？当深度讨论美国肤色偏见问题时，玛格丽特·亨特指出，“歧视制度至少在种族和肤色这两方面上实行了。第一个歧视制度是指种族类别（即黑色、亚洲、印度等人种）。第二个歧视系统是指肤色——更深色的皮肤或更浅色的皮肤。”

语气也有心理属性。布诺维和斯塔基·弗兰奇说，它帮助创建一个故事的基础，推动叙事的声音。他们指出，“一种邪恶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句法、节奏和选词就可能营造出来”，尽管这些作者未能解释这种转换是怎么实现的。这就是语气的作用，一个很快要探讨但又难以解释的事物。尽管如此，语气依然存在。例如迪伦·托马斯为他即将谢世的父亲而写的著名诗歌的第一句，“不要轻柔地走进那个良宵。”我们一下子警觉起来，然后语气深沉下来：“晚年，在生命陨灭之时，应该燃烧，咆哮。”到了诗的第三行，我们才意识到诗人的痛苦、迫切和沮丧，是的，还有愤怒：“宣战，向死亡之光宣战。”语气表明了这位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诗，如果是美妙的，就会吸引我们进入这种态度。

迪伦·托马斯的诗是一个事例——一个辉煌的事例——但我们所关心的是更平凡的事情。我们的重点是政治，其语气通常是平民化的。例如，专栏作家乔克莱恩在2007年末为《时代》杂志撰稿时称，民主党候选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音盲”。这并不是说民主党人完全无能，从那时起，仅仅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就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与他们的竞选而产生了共鸣：“在一个以其凶猛的职业拳击手而闻名的城市里，在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卡什曼中心的竞选舞台上，故意拿出了温柔的政治性语气。”

这样的评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又觉察出了什么呢？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艾伦在2002年秋指出乔治·W·布什的“政

府活动带有一种政治语气”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府怎能是政治性的呢？2004年竞选季节期间在新英格兰州黑人教会领袖中或4年后在爱荷华州共和党竞选者中，记者们都在识别“政治语气的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今日美国》宣称巴拉克·奥巴马在他就任总统一职的头10天中就已经采取“步骤强烈打压在华盛顿里常常出现的难听的政治性语气”这是什么意思呢？语气只是政治的附属物或者就是政治的本质吗？

语气与风格

我们把语气看作是风格更大概念的子集，用传统的话说，指的是一套语言手法——句法、意象、语域、声音、预测、词汇——用来表达想法。修辞学者从各种角度研究风格。例如，埃德温·布莱克确定他所说的“情感风格”流行于19世纪，是一种使其观点达到高雅绚丽的超级方式。布莱克说，情感风格用于“庄严的运动，大量形容词的使用，欲将激情打碎等情形中，就不那么奏效”，相反用这种方式把这些元素集于公共演讲之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很多方面，布莱克说，这种华丽风格使现实模糊，即使是在揭示现实的同时，迫使观众向更高、更远的方向迈进实现心中的那些想法。因此，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那样的演说家以规范的方式谈话。这种方式领着耐心的一类人（和受过教育的一类人）循着其曲折蜿蜒的路径前行。这种风格尊敬的是语言本身，与21世纪超高效率的政治演说相距甚远。

卡琳·科洛斯·坎贝尔已经追溯到早期女权主义的风格，一种将“家务艺术”和母性关爱的寓意相结合的方法。坎贝尔说，结果是一个令人赞许的个人风格，与当时常见的正式的男性方法截然不同。女性风格主要依赖“报道的凡人常事、个人轶事和朴素的例子。”在叙述早期活动家安吉丽娜·格里姆凯的这种方法时，坎贝尔指出，她把反身折射与直率结合起来——“你们出去想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一种既把听众当成朋友又向他们挑战的风格。坎贝尔是这样说的，格里姆凯让人知道她是坚强的而不是厚颜无耻的，她是私密的而不是厌烦的。在那一时刻，一种

新的政治敏锐性诞生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也开始了。

沃克·吉布森对20世纪中期的美国所做的分析也颇具特征。他描述当时有3股势力在强势运行——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妄叫嚣，源于日益官僚化体制的繁文缛节，源于城市“忙碌”经商赚钱的热切期盼。吉布森说，这导致了3种修辞风格——不屈不挠、古板乏味、芳香甜美——每一种修辞风格产生不同的修辞“个性”，以不同的方式外延。不屈不挠的风格要求服从；古板乏味的风格要求尊重；芳香甜蜜的风格要求和蔼。每种风格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社会品质进行对照检查，每种风格发送一个关于谁可以相信，什么是重要的元信息。吉布森主要是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不是任何科学仪器去探讨问题，他创建一种“风格机器”来衡量散文段落。他的早期作品还在激发任何带有口语语气的认真学生。

罗伯特·哈里曼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我们的政治经历都充满了“控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把演讲、手势、服饰、装饰以及其他任何调节感知和形成反应的手段”巧妙地组合，才能最终得以解决。哈里曼说，“当我们寻求权力时，不可避免地留下独特的追求标记，这些标记通常就是本质上的修辞。哈里曼说，现实主义的风格认为，科学的测量会引领我们获得真理，而宫廷风格尊重的只是传统权威。共和党的风格还有所不同，试图向观众介绍某种交易空间，在那里可以公平交易。上述每种风格，哈里曼说，都为有效参与一个特定的政治场合提供“秘诀知识”。

一般来说，语言的修辞研究已经选择了3个方向中的一个。对概念风格的研究已经检验过思维模式与历史趋势是怎样互相影响以改变散漫的语言结构。例如波斯特莱尔追溯了审美观念对现代社会趋势的影响，同时拉纳姆寻找了新经济设想的根源，克拉克寻找了人们改变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根源。那些研究过政治风格的人观察政权的控制是怎样被强烈地写进文本里，在一个特定的政体中实施着。康诺利研究了宗教右翼的“惩罚性取向”，而普福审视了“阴谋的心态”，斯蒂芬·哈特审视了“改革论者的身份”以解释社会激进主义的模式。最后，具有文化风格的学生在很大程度扩大

了分析对象，审视了娱乐方式，流行时尚，表演惯例，甚至头发和衣服是怎样显示一个特定的社会。上述研究极其挑衅性，而我们这里追求的是更谦卑的东西。我们专注于语气，一个人们用来通过选词而形成独特社会印象的工具。我们做这样的假设，某些词，常常被足够的使用，使人们感到他人与己有共同之处，但经常是难以捉摸的。有时甚至仅仅是虚词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人类同胞的事情。珍妮·法内斯托克描述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展开：

像宇宙地图中的星系，英语词汇意义上的单词是以意群或词汇域组合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修辞学者选词的可预测性，划定了一个论点的主题和用来达到效果的任何辅助字段。可预见单词的外观甚至可以使观众接受一种情况。

那些研究语气的人通常使用一些关键的工具，我们也要使用它们。但是我们还要做其他事情。我们将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识别特定的词汇域并评估其相对的使用情况。从操作上讲，内容分析包括（1）制定明确的概念或语言类别（2）确定那些类别的可靠定义（3）培训编码员以识别这些类别在大量的文本中出现的情况（4）比较它们的用法。

社会科学家以前在研究政治语气时曾使用过这些技术。凯德监视过美国负面政治宣传广告的发展，安索拉贝希尔和艾格杨同样这样做了并总结称，相当倒霉，“攻击性的广告宣传实际上抑制了选民投票率。”后来的研究一直不太确信那个结论，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竞选活动通常是走向负面直到选举季结束。其他学者已经发现候选人运用网络和使用传统媒体一样很可能走向负面。这种研究虽然有用，但是往往把语气分成了两类——要么积极要么消极——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研究中的文本具有的复杂性。

对审查新闻偏见的那些研究报告同样可以予以指责，其中一份研究报告总结道，“网络对现任总统的新闻报道很明显是否定的，政治新闻如同竞选广告具有强有力的效果。太多的负面消息可以产生“议程设置效果”（通过强调选民本来不可能想到的其他方面的想法）以及“启动效应”（通

过培训选民寻找对执政党有益或无益的想法)。正如塔米尔·谢弗解释的那样,新闻媒体给所报道的对象或问题“附加一个可估价的语气(即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使选举人的情绪受到间接的影响。虽然很多人认为选举人能够不受新闻左右并客观地看待事物,但是,所有的语气都有其影响力——有的明显,有的微妙,有的还待确定。

对语气的研究通常以词汇分层为基础,采用4个主要的假设:(1)家族词各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但组合起来就有了相互连带的关系(2)当家族词混合在一起时,语气变得更可识别(3)当这些家族词反复混合在一起时,语气变得更有说服力(4)词汇分层解释修辞种类间的差异——如一首诗怎么才能与电影脚本区别开。由于词汇分层,我们大多数人成为天生带有语气的学生;我们每天都依靠这些本能。

评估语气

如果上面的论述已经确立了一件事,那就是:语气是抑制不住的,但往往是神秘的。人们自然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难以解释它。的确如此,例如最近一则波士顿的大标题上面写着“南波士顿的一种新的政治语气”并做了如下描述:

把它看作南波士顿版本的一个罕见的月食,30年间只会发生一两次的现象。一个州代表席位意外地出现空缺,5个年轻热切的新人(4位民主党人,1位共和党人)争相填补这个空缺并抓住机会。在这里,竞选活动往往是一项整个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对第4萨福克区席位的那种热求就当地礼仪而言一直很少见。竞选的痕迹依然可见。辩论一直是庄重地亲切交流,似乎只是在提醒大家这批候选人——是用校车送到医院出生的,是在互联网时代里养大的,受过大学教育,敏锐地意识到了席卷这个街区的变化——正在以新的方式追求古老的传统。

这里描述的是哪种语气呢?列出来很长:认真、企业家精神、新奇、认知、尊重、亲切、礼貌。新闻报道还描述了新一批政客渴望为人民服务,候选人拒绝他们祖先采用的拳击方式。读者感觉到,记者发现了一些重要

事情，即使这位新闻记者既没有给他的措辞下定义也没有指定所说的“新”语气偏离的规范。相反，他提供了事例——一位候选人声称致力于“让南波士顿的家庭友好和睦”，而另一位候选人告诉年轻人，“如果你愿意去试，一切皆有可能。”这些例子实在是含糊不清，不过这则报道有意义，是“语气”经常使每日新闻消费者体会到的那种神秘感觉。

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分析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特定说话人的语气以及他或她的个人情况如何改变它的方式，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样做时，我们要做这样的基本假设：（1）口吻是个体词选择的结果（2）是累计起来的（3）目的是产生模式化的预期（4）告诉观众（5）有关作者对事物展望的重要的事情。

我们使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CATA）的方法实施这个假设，这种方法目前用来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关系和集群建模和定性数据挖掘。这些技术还有实际的用途：过滤垃圾邮件、管理医疗记录、分析消费者情绪、监控社会冲突、甚至发现初期的恐怖主义。其他学者已经使用这些方法来发现应急政策的变化，按主题分类国会的演讲，并检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博客圈也非常熟悉这种技术。例如一位作者追踪“入网”和“出网”的链接，看看保守派博客是否变得更加突出，而豪尔吉陶伊、盖洛、凯恩反其道而行之，看看万维网是否增加了跨意识形态的讨论。使用自动化的内容分析法的一个更有趣的事例是马修·辛德曼的《数字民主的神话》一书，该书确定了“谷歌统治”的存在，这种统治使一组少而强的精英主导政治讨论。

其中许多方法，虽然有用，但是远不是用在文本本身，重点是在谁对谁说了什么，而不是如何说的。相反，我们是在检验政治话语的词汇构建块。我们假设当说话者选择一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有意或无意地）时，认知和情感资源都被利用。而且，我们进一步假设，当选用成组的词语时，更复杂的事情开始起作用。

其他人不这么认为。一些计算语言学家把词的选择看作编码过程中最不重要的决定，相反，强调一段文章的形态、语法、韵律和心理语言学属性。

不过理解下列问题所打开的世界，对于现在的作者来说足够了：为什么选择一些词而不选另一些词（如“经济”而不是“便宜”），为什么永远都不使用某些词（如“延误者”），为什么另一些词被看作是无与伦比的（如“无与伦比的”），为什么有些词出现（如“性短信”），为什么有些词离去（如“广场”）。事实上，这是因为低估单词的选择太习以为常以致我们感到这点特别有趣。

增加他们对你和你活动能力的管辖权

在这方面，我们做几种假设：（1）说话者很少注视个体词汇的选用。（2）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注视词汇模式。（3）说话者认为他们对这类情况有相当大的控制力。（4）他们邀请有事业心的研究者来研究他们所认为不值得的东西。这些命题适用于政界的特殊影响力，在那里，撰稿人、广告主管、竞选顾问以及政客们认为自己是语言专家。他们仔细阅读有关敏感话题的新闻稿细节，严重依赖非专业的语言理论（“英语‘诉讼’ litigate 的发音比‘诉讼’ sue 的发音好听”），即使让他们为自己的假设辩护，他们也做不到。政治是一个词语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理解不透、记忆不牢和阐释不清的模糊世界。

这是电脑施展的平台。从表面看，电脑有永久的记忆。电脑可以检测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如果使用正确，电脑可以跟踪整个语义空间的关联，记下情境变化（和那些变化中的变化），区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选词特征。电脑还可以检测语言行为的稳定性，那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

本研究使用的程序为第一作者和克雷格·C. 卡罗尔共同创建的“用语 6.0”。这是用 Java 程序编写的一个多平台的程序，在 33 张单词列表或字典中收入了 1 万个搜索词，还包括一些计算的变量。这些列表中没有一个搜索词是重复的，使用者可以对文本进行极其丰富的解释。这个程序将次要的变量（标准化以后）组合到了一起，形成 5 个主要变量。主变量选择是有意选择的，假定是：如果问一个特定的段落仅 5 个问题，那么这 5 个问题会给出最有利的解释。基于对大约 3 万个口头文本的分析，在这些主